

书斋与书坊之间

崔蕴华 著

清代子弟书研究

清中叶以来，雅部式微，花部兴起。

各种通俗文艺呈现百花齐放之势。

正是在此良好的文化生态之下，子

弟书诞生了。她用优雅的身姿将人

们召唤进一个生动活泼的生命世界。



北京大学出版社

书斋与书坊之间

崔蕴华著

——清代子弟书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斋与书坊之间——清代子弟书研究/崔蕴华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8

ISBN 7-301-08632-6

I. 书… II. 崔… III. 子弟书—文学研究—中国—清代
IV. I207.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5078 号

书 名: 书斋与书坊之间——清代子弟书研究

著作责任者: 崔蕴华 著

责任编辑: 曹芬 李霞

标准书号: ISBN 7-301-08632-6/I·071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pl@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7

排 版 者: 北京高新特打字服务社 82350640

印 刷 者: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1.25 印张 156 千字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賣油郎

建都即位在臨安起用忠良未直諫蠲免錢糧萬姓
歡國容兵強天下治五谷豐登大有年臨安的清波
門內朱十老賣油為生有本錢夫婦年殘絕了後要
收个螟蛉義子掌家因有一个汴梁秦良因逃難
他到此無奈賣兒度晚年十老聞之心歡喜見小
兒生的品貌不非凡兩家說明立文約交清身銀
各轉還領至家中換衣履夫妻相代似親生秦童

大痛的君王說全部都在朕
見將兵點點定口不哼
早有
那彩女慌張由裙下擲髮
宮娥忙亂貞國必把衣史
見他靜
悄血敗神枯就絕了氣脈
那想定的心可憐不死把眼半
睜
唐天子痛念亡妻哭未住
宮女來跪千歲歸來馬進
了城

子弟圖

游戲登場手在書
祇因雅趣有規模
弦歌創始公同好

名色由来列两途 揮霍應酬稱子弟 風流氣概江
 而今幾玉歸同道 驅使由人不自知 名色說子弟二字
 因書却 創自名門與巨族 歎昔年凡我們旗人多富貴
 家庭肉時唱戲根底^熟 因評論昆戲南音推黃粉 七
 朕此曲不嫌粗 故作書詞分兩落 所為的是沈能琴雅之可
 通信 條子板譜入王位與人目樂 又誰出聰明子弟暗習熟
 每遇着家庭燕會一談趣 借此言話^熟 稱為子弟書皆
 羨慕別致新奇字真韵穩 但揚抑氣與神足 真令

第六日
第一卷

六儂慶壽

詞句過於迷信與社會教育不合

丁天官賜福

句法頗為費解

一百慶壽詞

文字明顯對於居家壽事演唱最難

CONTENTS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子弟书概述	7
第一节 子弟书名称研究	7
第二节 子弟书渊源考	10
第三节 子弟书的体制	19
第四节 子弟书作家群	25
第五节 子弟书的没落及文化意义	31
第二章 子弟书文本研究(一)	38
第一节 改编作品:经典的诗化重构	38
第二节 自创作品:子弟身份的体认与反思	50
第三节 风俗作品:京韵自多情	58
第三章 子弟书文本研究(二)	64
第一节 子弟书的叙事结构	64
第二节 子弟书的多重叙述身份	70
第三节 心语化与物语化	72
第四节 流动的叙事视角	76
第五节 子弟书的语言与修辞	82
第四章 子弟书艺术活动研究	92
第一节 演出场地	92

CONTENTS 目 录

第二节 伴奏乐器	98
第三节 音乐曲调	102
第四节 演唱的艺术功能	106
第五节 演出过程	109
第六节 票友与票房	113
第五章 子弟书版本及流传	117
第一节 子弟书目录综述	117
第二节 子弟书版本研究	134
第三节 天津版本	140
第四节 百本张与子弟书书坊	148
结语	158
附录	
遗失的民族艺术珍品	
——北师大馆藏《卖油郎独占花魁》	
等子弟书的发现及其价值	161
参考文献	167

引 言

一、文献综述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子弟书的不少篇章咏唱着杨妃的故事，而它自己亦经历着被搁置的边缘境况。子弟书是清中叶以来流行于北方的一种曲艺形式，它以满族子弟为主体，辐射了汉族在内的一些北方地区。它的演唱形式已失传近百年，但正如学者所指出，“子弟书之价值，不在其歌曲音节，而在其文章。词句虽有时近于俚浅，妇孺易晓，然其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出其口，极其真善美之致。其境界之妙，恐元曲而外殊无能与伦者也。”^① 其学术品格亦在音节与文词的消长之中摇曳而出，独具绵邈之态。古老的曲艺形式，幽雅的曲风及其多彩的华章都似乎令人追忆起“风乎舞雩”的古老乐风。著名戏曲研究家赵景深先生在《子弟书丛钞》序中曾这样深情地呼吁：

我希望今后中国文学史里能让子弟书也占一席之地，不仅只是北京大学 55 级 1959 年本《中国文学史》里面略有叙述。过去我们常说“唐诗宋词元曲”是诗歌的顶峰，元曲应该是指散曲说的。因为元代杂剧是戏曲，不是诗；只有散曲才是诗。我特别同意陆侃如和冯沅君所编的《中国诗史》，唐诗、宋词、元曲以下，明代注重小曲，清代注重与子弟书略有近似的八角鼓，选了《秋声赋》和《风雨归舟》。子弟书虽然大多以中国明清小说、戏曲为题材，但它究竟不是小说、戏曲，而是叙事诗。中国叙事诗过去著名的只有《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现在子弟书这类叙事诗却是大量的，其中好多篇杰作并不比《孔雀

^① 傅惜华：《曲艺丛谈》，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98 页。

东南飞》和《木兰诗》逊色。^①

徘徊于文学与艺术之间,子弟书的研究处于一种尴尬的界点。在曲艺史著作中,它偏居一隅,有着大略相同的介绍与评价;因为它无法保有至今都说唱不衰的艺术音韵与感性形式,如弹词,如大鼓;在文学史著作中,它更是在一句句“花部兴起,雅部衰落”的点评中流失了自己的历史坐标。子弟书在民国初绝音后不久,有学者在北京发现了车王府曲本。其中珍藏有大量子弟书诗篇共计294种。但在学术界并没有引起震动。相比起《红楼梦》的某一版本甚或某一幅字画出现而引起的强烈争鸣而言,子弟书的研究争鸣真是有似“大音稀声”。王季思先生曾认为这与我国近现代文化人的三种心态有关,即“重古轻今”、“重雅轻俗”、“重外轻中”(“外”指先被外国人发现研究而后国内引起重视如敦煌学等学术领域——编者按)。^②这三重三轻确是击中中国学术研究的薄弱之处。

子弟书研究没有蔚成大观,但在百余年中,不断有学者文士触摸它,感悟它,并将其披之行文。笔者将其整合为以下几个阶段:

近距离感悟 这包括最早的子弟书研究著作——清人顾琳的《书词绪论》。因创作于子弟书盛行的嘉庆时期,作者顾琳及评者李镛又亲自参加到子弟书的创演活动中去,所以其评论弥足珍贵。这也是清代惟一的子弟书专论。其中关于子弟书的演唱事宜及建立书社的评论为今人探讨已失传的子弟书演唱等艺术活动提供了很高的文献参考价值。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多为身在其中的感悟者,其他一些文献如《天咫偶闻》、《燕京岁时记》、《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等仅有只言片语的记录,亦多为感悟式评论,如说其唱腔“西韵若昆曲”^③等。

挖掘整理式研究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西风欧雨的浸润中横扫旧文化,一批学者、作家以宏大的气势与深远的眼界将目光投向

① 见关德栋、周中明:《子弟书丛钞》,赵景深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② 王季思:《安阳甲骨、敦煌文书之后又一重大发现》,收入刘烈茂、郭精锐等著:《车王府曲本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③ 得硕亭“草珠一串”竹枝词,收入《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页。

民间文艺的整理与研究。1922年,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的《简章》中就呈现出搜集民歌的积极姿态。也正鉴于此大文化背景,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马隅卿等学者发现了车王府曲本的价值,其中子弟书唱词的抄本近三百篇,卷帙浩繁,足令后人振奋。可以说,一大批子弟书曲本的出现,开创了此领域研究的新境界。子弟书的整理成为此期重要的工作。1932年,刘半农、李家瑞的《中国俗曲总目稿》、李家瑞《北平俗曲略》及50年代傅惜华先生编的《子弟书总目》成为此期代表性的文献成果,奠定了后来子弟书研究的基础。《子弟书总目》探讨了子弟书的公私收藏情况,并进行版本核对与注录,共收录子弟书四百余种、一千数百部。至此,此曲种的数量、版本流传等情况已有大致的确定。郑振铎1935年编《世界文库》亦收入子弟书十一篇,将子弟书作家韩小窗等与世界文豪塞万提斯等相提并论。在“五四”熏染之下的上述学者,其研究极具世界性的气魄。这些大师的学术研究交织着对民间文艺的感性关爱与理性思索,并将之放诸世界与人类文明的历程中观照,颇有高屋建瓴的学术高度。

多元化态势研究 近二三十年来,研究学者渐多起来,以中山大学、辽宁及北京为中心,形成多元化地域的倾向。研究者各有地域特色。东北研究者(如任光伟)多侧重于“清音子弟书”(东北子弟书)的研究;中山大学的学者多以所藏《车王府曲本》的整理为中心,进行文献学的研究。此期出版了多部有关子弟书的著作,如《子弟书丛钞》(关德栋、周中明)、《红楼梦子弟书》(胡文彬)、《车王府曲本提要》(郭精锐)、《聊斋志异说唱集》(关德栋)、《车王府曲本研究》等。另外据笔者统计,共有近三十篇关于子弟书的论文发表。此期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连续出版了三种子弟书的文献资料:1991年首都图书馆《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北京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分别于1994年和2000年出版了《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及《子弟书珍本百种》。这是子弟书在沉寂半个世纪后的首次公开大“展示”,对于普及此曲种知识,促进珍惜曲种的研究起了积极作用。据笔者考察,在这几本子弟书资料出版之后,子弟书的研究文章逐渐增多。以前只供少数珍藏子弟书的

学者研究的情况被打破,而是“飞入寻常百姓家”了。普通学者可以通过这些资料进行针对性研究。此期研究的焦点是,第一,关注子弟书作者的考证,其中有关韩小窗及鹤侣氏的考证文章较集中,如《韩小窗生平及其作品考察论》、《会文山房与韩小窗》、《子弟书之作家及其作品》、《子弟书作者鹤侣氏考》、《鹤侣和他的子弟书》、《清代宫廷侍卫生活的真实写照:鹤侣的侍卫子弟书》及《子弟书作者“鹤侣氏”生平、家世考略》等。第二是较多关注子弟书的渊源考证,如它与八角鼓、大鼓等的渊源关系考证,主要文章有《子弟书的源流》、《子弟书的产生及其在东北的发展》、《论“子弟书”与“八角鼓”的演变》、《〈八角鼓〉、〈子弟书〉考略》、《子弟书初探》等。

不同的文化背景往往对同一文本的诠释有很大的差异性。台湾地区、日本等地对中华民俗民艺包括子弟书研究有很大的差异,但对中华民艺的挚爱及不懈探索却成为不同地域、不同意识形态轨迹中文化研究者的共同精神支点。子弟书的文化触角很长,它已翻过滔滔江水,被海外学者敏锐触摸并深入研究。可以说,子弟书的研究在当前形成了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日本三足鼎立之势(当然法国等地也有人研究),已包容入东亚学术轨迹之中。台湾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就有学者孜孜不倦地对子弟书进行研究,“国立”政治大学陈锦钊教授对此有较全面的探讨。早在70年代,陈教授就撰有博士论文《子弟书之题材来源及其综合研究》,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探讨了子弟书之题材来源,包括取材于通俗小说之子弟书、取材于戏曲之子弟书、取材于当时生活及风土人情之子弟书、取材于吉庆及通俗故事或其他故事之子弟书等几大章;下编为综合研究,分子弟书之名称由来及其渊源考、子弟书之作家及其作品、子弟书之演变、子弟书之影响及其没落、论“满汉兼”及“镶嵌”两类子弟书、论近人所编之子弟书目录共七章。该书论证详尽,资料翔实,是目前为止研究子弟书的惟一专著。另外,陈先生还撰有《六十年来子弟书的整理与研究》等相关论文十余篇。陈先生对现存子弟书的许多错误都进行了考辨,如子弟书与快书的区别前人不太重视,甚至区别不清。陈先生将车王府子弟书中的几篇《草船借箭》、《削道冠儿》、《碰碑》、《赤壁鏖兵》、《舌战群儒》、

《血带诏》、《淤泥河》划分为快书,从而使子弟书与其他曲艺的区别更明晰。另外,他还发觉车王府本中《游寺》第二回中后半截各句之间文义不搭,经过考察,分析出其中文句颠倒的部分加以改正。这些爬梳整理的工作对子弟书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基础。

另外,台湾学者张克济的《子弟书的艳曲》一文则从心理学、伦理学等西方理论角度探讨子弟书中的艳曲与人性、性别的关系,颇有新意。台湾史语所珍藏大量“百本张”等版本的子弟书,可以说,这与大陆的车王府版子弟书隔岸相呼,形成了各自的研究特色。近年来,随着文化资源的共享与交流,子弟书研究亦相互渗透,各取对方之长。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长泽规矩也诸先生酷爱中华古老艺术,对子弟书情有独钟。波多野太郎先生编有《横滨市立大学纪要·子弟书集》等。他的学术成果,如《满汉合璧子弟书寻夫曲校证》,资料之全,考证之详,令人叹为观止,厚重的考辨资料积淀出日本学者谨严而善分析考辨的优秀学术品格。

二、选题意义与价值思考

子弟书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其形式、曲调等均泽被一代曲坛,影响较大。但中国学术史历来重雅轻俗,至“五四”时俗文学受到重视,也只是《红楼梦》等一批小说、戏曲受惠颇多,由此奠定了古典文学研究的基本框架。民俗、民间文艺在一批大师的热情号召参与下,曾经绽放出理论研究的奇葩,但子弟书研究一直涉足较少,更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体系。近些年来,传统曲艺研究呈上升趋势。尤其评弹、说书等领域已有专著面世。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走向泛文学的研究。1999年发表于《文学遗产》第1期的《徜徉于文学与艺术之间——戏曲研究》的三学者对话中已指出戏曲(包括曲艺)的研究方向:

把戏曲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商业活动,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来看待,因而使得戏曲发展史呈现一个全新的面目,即不再只是精英文学史或杰出的作家作品的评论的连缀,更是一种通俗文艺的发展史,除了传统的文人士大夫的视野之外,还有其他的视野,而且作为文化研究的对象,本身已无高下之分。

在此启发下,笔者试图从学术文化发展流程的另一视野即通俗文化角度来观照子弟书文化现象。在学术研究中只有价值与风格的不同,没有意识形态的善恶之辨与贵贱之别。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只是一种视野与艺术直觉。子弟书现象其实已超出身份贵贱之别的笼统对立。在浩瀚的子弟书辞章中,作家深刻的哲思与通俗的语言、华贵的文人氣息与喧嚣的市井风俗已杂糅出最扣人心弦的心灵图景。笔者试图对这种奇异的多元组合进行深入的探讨。

笔者少时痴迷于曲艺、戏曲,越剧《红楼梦》多能清唱,当十几年后的今日翻看子弟书时,惊异于自己少时爱唱的曲词竟在这里找到熟悉的身形。这种无意识的积累与契合亦触发了对当代曲艺文化渊源的学术探讨。子弟书是属于某一历史经纬中的,但它的坐标点却在当时及以后百年中散发出浓郁的文化气息与文学韵味,笔者由此而深刻体会到“形灭神存”的文化意义。而子弟书的流传时代又恰处于清中叶到近代之间,即古典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型时期。这是从社会到文化意识都发生重大转变的阶段,透过子弟书这一特殊的文本或许能显现出向近代文化渐进的某些轨迹。这其中涉及到它的艺术活动,从场地到演唱再到广告宣传及市民心态的变化等。

在研究方法上,笔者赞成“文本、文献、文化”三者并重的古典学术研究思路。在对子弟书的爬梳整理中,以文本、文献为基础,以其文化意义为旨归,立图呈现此一曲种诗化的文本风范、珍贵的文献资源以及鲜活丰满的文化内蕴三个层次的特性,其中对一些新发现子弟书篇章的文献研究或许会调整对其文本艺术活动的研究思路。换言之,一方面将子弟书还原到真实的文化场景中,观照它艺术活力的勃发与消亡;另一方面试图超越表层的存在,将其文本现象及形式风范作为中国古典叙事诗最后的辉煌来重新体认,力图呈现此种文学样式的真正意味。

第一章 子弟书概述

第一节 子弟书名称研究

子弟书是清代北方曲艺之一种。其流传时间约从清乾隆年间始至民国初年,大约二百年的时间。主要流行于北京、沈阳、天津等北方地区。在道光、咸丰、同治年间,颇为盛行,“所制之曲,人争传诵,纸贵一时”^①。至清末民国初年,被大鼓等曲艺代替,渐趋消亡。此种曲艺名称来源,一般均认为源于“八旗子弟”。清曼殊震钧《天咫偶闻》卷七云:

昔日鼓词,有所谓子弟书者,始轍于八旗子弟。

《清稗类钞》音乐类“子弟书条”也说:

京师有子弟书,为八旗子弟所创。

另有梦幻道人所说“旗籍子弟多为之,故又名子弟书”^②。《都市丛谈》“八角鼓条”写道:“演者多是贵胄皇族,故称子弟”。“子弟”一词,很早就有,一般多指贵族富户人家的子孙。元杂剧即有《宦门子弟错立身》一剧。子弟书中也多次使用“子弟”一词,如《随缘乐》:“子弟尊重又粘上红签”^③;《须子论》:“瞄见了报子贴出子弟排演”、“总只为少年子弟教当严”;《拐棒楼》:“为的是预备子弟众名贤”,“喜出望外是子弟艺来真绝妙”,“为劝那风流子弟改恶从贤”;《桃李园》:“诏诸子弟会桃李之芳园”;《风流公子》:“可惜那旧家子弟甚清白”;《票把儿上台》:“子弟消闲特好玩,出奇制胜效梨

① 见《绿棠吟馆子弟书选》序,首都图书馆藏,抄本。

② 收入郑振铎:《郑振铎全集·中国文学研究卷》中论文《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记》,第504页。

③ 本书所引子弟书除特别说明外均取自《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及《子弟书珍本百种》两书。

园”；《路旁花》：“勾引那游花子弟趁钱财”；《花木兰》：“也曾见梨园子弟登场演戏”；《双官诰》：“越显得是旧家的子弟尊贵非凡”；等等。清代北京的竹枝词中也有许多有关“子弟”的记载。清代的“子弟”一词应指三个层次的内容。第一层，泛指所有富户人家的子孙，以上之例均指此义。第二层含义指富贵子弟中的票友。如《朝市丛载》中竹枝词：“缘何玩票异江湖，车笼当年自备储。为问近来诸子弟，轻财还似昔时无？”又如“技艺京西号随缘，张贴特请始名传。受他刻薄人争乐，子弟明称暗要钱”。^① 这里的“子弟”属第二层意义，专指从事曲艺活动的贵族子弟，其中应包括“八旗子弟”；第三层含义则专指满洲八旗子弟。《天咫偶闻》在提到八旗习俗时感叹早年礼仪之全时说：“八旗旧家，礼法最重。余少时见长上之所以待子弟，与子弟之所以事长上，无不各尽其诚。……宾至，执役者，皆子弟也。……子弟未冠以前，不令出门。……故子弟为非者甚鲜。”^② 这里的“子弟”则特指“八旗子弟”。《天咫偶闻》中说到子弟书时云：“此等艺，内城士夫多擅场”^③，而早期京城内城均为八旗居住，子弟书产生于乾隆年间，此时内城布局亦是相当谨严，八旗各旗按旗而划居，所以“内城士夫”应专指“八旗”士夫，子弟书始创于八旗子弟应无疑。笔者在天津图书馆发现的资料《子弟图》子弟书中也证实了这一观点：

虽听说子弟二字因书起，创自名门与巨族。
题昔年凡吾们旗人多富贵，家庭内时时唱戏狠听熟。
因评论昆戏南音推费解，弋腔北曲又嫌粗。
故作书词分段落，所为的是能雅又可通俗。
条子板谱入三弦与人同乐，又谁生聪明子弟暗习熟。
每遇着家庭燕会一（凑？）趣，借此意听者称为子弟书。^④

① 李虹若：《朝市丛载》“词场门”中“玩票”竹枝词，第158页；“技艺门”中“随缘乐”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页。

② 分见于震钧：《天咫偶闻》卷十“琐记”，第209页；卷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75页。

③ 同上。

④ 天津图书馆藏《子弟图》抄本。